

223785

撫言宣和遺事
靖康傳信錄
長春真人西遊記

中華書局印行



撫

言

687633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學津討

原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舊本不題其里貫其序稱王溥爲從翁則溥之族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定保爲吳融之壻光化三年進士喪亂後入湖南五代史南漢世家稱定保爲嘗管巡官遭亂不得還劉隱辟置幕府至劉鋹僭號之時尙在其所終則不得而詳矣考定保登第之歲距朱溫篡唐僅六年又序中稱溥爲丞相則是書成於周世宗顯德元年以後故題唐國號不復作內詞然定保生於咸通庚寅至是年八十五矣是書蓋其暮年所作也同時南唐鄉貢士何晦亦有唐摭言十五卷與定保書同名今晦書未見而定保書刻於商氏稗海者刪削大半殊失其真此本爲松江宋賓王所錄末有跋語稱以汪士鋐本校正較稗海所載特爲完備近日揚州新刻卽從此本錄出惟是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分六十三門而此本實一百有三門數目差舛不應至是豈商濬之前已先有刪本耶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爲永鑒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據定保自述蓋聞之陸扈吳融李渥顏蕤王溥王渙盧延讓楊贊圖崔籍若等所談云

唐摭言目錄

卷一

統序科第

貢舉釐革并行鄉飲酒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述進士上篇

述進士下篇

散序進士

兩監

西監

東監

鄉貢

廣文

兩都貢舉

試雜文

朝見

謁先師

進士歸禮部

卷二

京兆府解送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序

廢等第

置等第

府元落

等第末爲狀元

等第罷舉

爲等第後久方及第

海迷解送

爭解元叩貢院門求試後到附

得失以道

惠恨

卷三

散序

謝恩

期集

點檢文書

過堂

關試

謙名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卷四

節操

與恩地舊交

卷五

師友

氣義

切磋

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

卷六

公薦門生爲坐主師支相贊附

卷七

起自寒苦不第即附

好放孤寒

升沈後進

知己

卷八

通榜

主司擣悶

陰注陽授

夢

聽響下

自放狀頭

遭遇

友放

誤放

憂中有喜

爲鄉人輕視而得者

以賢妻激勵而得者

已落重收

放老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別頭及第

及第後隱居

入道

卷九

防慎不至

誤掇惡名

好知己惡及第

好及第惡登科

敕賜及第

表薦及第

惡得及第

芳林十哲

四兇

卷十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海敘不遇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卷十一

反初及第

反初不第

無官受黜

薦舉不捷

已得復失

以德報怨

惡分疎

怨怒附直

卷十二

自負

輕佻戲諸囑

設奇沽譽

酒失

卷十三

敏捷

矛盾

惜名

無名子謗議

卷十四

主司稱意

主司失意

卷十五

雜記

條流進士

閩中進士

賢僕夫

舊語

切忌

沒用處

唐摭言目錄

五代 王定保 撰

昭文 張海鵬 校

統序科第

周禮鄉大夫具鄉飲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舉賢者貢于王庭非夫鄉舉里選之義源於中古乎夫子聖人始以四科齒門弟子後王因而範之漢革秦亂講求典禮亦解術塗方轍以須賢俊考德行則升孝廉而激浮俗論道藝則第雋造而廣人文故郡國貢士無虛歲矣繇是天下上計集于大司徒府所以顯五教于萬民者也我唐沿隋法漢致孜孜以事草澤琴瑟不改而清濁殊塗再漆不施而豐儉異致始自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敕諸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厥有沿革錄之如左

貢舉釐革并行鄉飲酒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敕應諸州貢士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所宜貢之解送之日行鄉飲禮牲用少牢以官物充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所在監及官學仍精加考試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請送三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其隸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府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荆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鄆坊宣商經鄆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陝號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

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靈夏滑青鄆曹兗海鎮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不得過十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容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人數請申觀察使爲解都送不得諸州各自申解諸州府所試進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省准開成三年五月三日敕落者今緣自不送所試以來舉人公然拔解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司檢勘如病敗不近詞理州府妄給解者試官停見任用關

述進士上篇

承徽已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繇是趙儉等嘗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古者閭有序鄉有庠以時教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則升于諸侯之學諸侯歲貢其尤著者移之于天子升于太學故命曰進士然後命爲周禮大樂正論進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以告于王者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若列之于科目則俊秀咸于漢魏而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之進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於貞觀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贊神授書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述進士下篇

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其略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又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人故爭名常爲時所繁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試以一篇紀之曰短行納了付三錢休把新有司謂之座主京兆衛尉必先今日便稱進士如留春色與明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

東監

東監元和二年十二月敕東都國子監置學生一百員國子館十員太學十五員四門五十員律館十員廣文館十員書館三員算館二員

鄉貢

鄉貢里選賦於中古乎今之所稱蓋本同而未異也今之解送則古之上計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博士學業通古今員數太常選民年十八已上好學者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敏於鄉黨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如弟子一歲輒課通經藝補文學掌故上第爲郎其秀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材不事學者罷之若等雖舉於鄉亦由於學兩漢之制蓋本乎周禮者也有唐貞元已前兩監之外亦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而已爾後膏粱之族率以學校爲鄙事若鄉貢蓋假名就貢而已景雲之前鄉貢歲二三千人蓋用古之鄉貢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內張守貞一人鄉貢開耀二年劉思元下五十一人內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劉廷奇下五十五人內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閏七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下十六人內康庭芝一人長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溫玉稱蘇州鄉貢景龍元年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爾來鄉貢漸廣率多寄應者故不甄別于榜中信本同而未異也明矣大曆中楊綰疏請復舊章貴全平實尋亦寢於公族垂空言而已

廣文

天寶九年七月詔於國子監別置廣文館以舉常修進士業者斯亦救生徒之離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八年歐陽詹第三人李觀第五人邇來此類不乏暨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來率以爲末第或曰鄉貢實也學生主也主宣下於賓故列於後

也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思矯其弊故特置吳仁璧於蔣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職及第者復循常而已悲夫

兩都貢舉

永泰元年始置兩都貢舉禮部侍郎官號皆以知兩都爲名每歲兩地別放及第自大曆十一年停東都貢舉是後不置

試雜文

進士科與雋秀同源異派所試皆策策而已兩漢之制有射策對策二義者何射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也對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如公孫弘董仲舒皆由此而進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舊章垂拱元年吳師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後敕批云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祗一人意欲廣收其材通三者並許及第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元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八策尋以則天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於榜中矣

朝見

國朝舊式天下貢士十一月一日赴朝見長壽二年拾遺劉承之上疏請元日舉人朝見列於方物之前從之見狀臺司接覽中使宣口敕慰諭建中元年十一月朝集使及貢士見於宣政殿兵興已來四方不上計內外不會同者二十五年矣今計吏至一百七十三人矣仍令朝集使每日二人待制

謁先師

開元五年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于天府揚于王庭重學尊師興賢進士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子大夫復臻于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志殫乙夜觀書分宵不寐悟專經之義篤學史之文永懷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爲之開講

質問其義宜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舉人亦准其日清資
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觀禮卽爲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習才也

進士歸禮部

鶴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急不容物以舉人皆飾名求稱搖蕩主司談毀失實竊病之而將革焉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時求聲於人者當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乃舉權於昂昂怒集貢人召權庭數之權謝曰人或狃知竊聞於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觀衆評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權謂衆曰向之言其意屬吾也吾誠不第決矣又何藉焉乃陰求昂瑕以待之異日會論昂果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夫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不減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昔有雅什常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渭滑洗心向白雲閒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時國家寧謐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聞惶駭蹶起不知所酬乃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強愎不受囑請及有請求者莫不先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專之矣

論曰永徽之後以文儒亨達不由兩監者稀矣于時場籍先兩監而後鄉貢蓋以朋友之臧否文藝之優劣切磋琢磨歷朝伊尹抑揚去就與衆共之有如趙邵蕭李趙麟邵軫蕭穎士李華婁郭苑陳婁師德郭元振苑咸陳子昂靡不名遂功成交全契分洎乎近代厥道寢微玉石不分薰蕕錯雜長我之望殊缺遠方之來亦乖止謂羣居固非瓦合是知生而知之

者性也學而知之者習也渾金璞玉又何追琢之勞乎潢汙行潦又何板築之置乎紵衣之獻彼跡疎而道親也畫龍之刻斯面交而心賊也後之進者定交擇友當問道之何如

唐摭言卷一

京兆府解送

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落由暨咸通乾符則爲形勢吞嚙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誇詫車服侈靡不以爲僭仍期集人事貞實之士不復齒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其始末錄之如左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敘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選才以百數爲名等列以十人爲首起自開元天寶之世大曆建中之年得之者擢躍雲衢階梯蘭省即六月冲霄之漸也今所傳者始于元和景成歲次敘名氏目曰神州等第錄

廢等第

開成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選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司送名豈合差第今年不定高下不鎖試官既絕猜嫌暫息浮競差功曹盧宗回主試除文書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狀爲先後試雜文後重差司錄侯雲章充試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珙出鎮徐方復置等第

大中七年章澳爲京兆尹榜曰朝廷將神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唯務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爲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肩之日曾非考覈盡繫經營與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於朋比羣強雖中選者會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居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鑑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況在管窺實難裁處况禮部格文本無等第解不合區分其今年所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爲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

置等第

乾符四年崔涓爲京兆尹復置等第差萬年縣尉公乘傳爲試官試火中寒暑退賦 殘月如新月詩

李時欽 公 韋 劖 沈 駕 羅 隱 劉 棻 倪 曙 唐 駢 周 繁 池 人 吳 廷 隱 賈 涉 其 年 所 試 八 韻 涉 禮 部 而 屈 其 等 第

府元落

郭 求 元 和 楊 正 舉 大 唐 炎 八 高 武 九 平 會 長 慶 二 崔 伸 寶 曆 一 韋 鉉 太 和 鄭 從 讓 開 成 二 年 章 珠 乾 寧 二 年

等第末爲狀元

李固言 元和七年

等第罷舉

劉 鷟 田 悅 元 和 張 僊 韋 元 佐 元 和 孟 真 十 二 章 璩 十 四 辛 諒 崔 慤 薛 渾 元 和 長 慶 章 漸 李 餘 年 二 郭 崖 年 三 李 景 方 盧 鎰 元 年 章 教 年 二 元 道 韋 衍 年 二 殷 恪 劉 筠 年 並 入 崔 漬 開 成 二 年 胡 澳 樊 京 年 並 溫 岐 四 蘇 俊 辛 韓 守 年 會 昌 二 年 李 暮 韓 昉 年 並 三 魏 錄 孫 瓊 年 並 四 章 劖 沈 駕 羅 隱 周 繁 年 並 乾 符 三 年

爲等第後久方及第

韋力仁 趙蕃 並 三 黃 頌 劉 棻 後 二 十 年

論曰孟軻言遇不遇命也或曰性能則命通以此循彼匪命從於性耶若乃大者科級小者等列當其角逐文場星馳解試品第潛方於十哲春闈斷在於一鳴奈何取舍之源殆不踵此或解元永黜或高等尋休黃頌以此與文章踴跼者一十三載劉棻以平漫子弟汨沒者二十一年溫岐濫竽於白衣羅隱負冤於丹桂由斯言之可謂命通性能豈曰性能命通者數苟拂於是何益充亂常不有之矣 京兆府解試比同禮部三場試舉 應之後並只就一場耳

海述解送

荆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爭解元叩實院明求試後附

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榜云特加置五場蓋詩歌文賦帖經爲五場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淺去唯盧宏正尚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後廳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宏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曰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宏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采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奪宏正解元後宏正自丞郎將判饒俄而爲植所據宏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饒務又中老拳復日試破竹賦

咸通末永樂崔侍中廉問江西取羅鄴爲督郵鄴因主解試時尹璞自遠來求計僭璞有文而使氣鄴挾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鄴云羅鄴諱則則可知也鄴父則爲餘杭鹽鐵小吏

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自負詩名以首冠爲己任既而徐凝後至會郡中有宴樂天諷二子矛楯祐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祐曰甘露寺詩有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又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凝奪之矣

大中中紇干峻與魏鐔爭府元而紇干屈居其下翌日鐔暴卒時峻父方鎮南海由是爲無名子所謗曰離南海之日應得數斤當北闕之前未消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罷舉張又新時號張三頭進士狀頭弘詞數頭

京兆

國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塗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爲意江西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爲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爲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千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賓佐臨視奉奉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錢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者歲常不下數輩

合淝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號山中四友內一人不記姓名

先是封川李相遷閣長會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執辭之際廬以文柄迎賀於公公曰誠如所言廬山處士四人儻能計偕當以到京光先後爲齒既公果主文於是擁旌旗進些關激之而笑時三賢皆膠固唯合淝公年十八矍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書就貢比及京師已鎖貢院乃搥院門請引見公問其所止答云到京後時未遑就館合鄴神質瓊秀主副爲之動容因曰不爲作狀頭便可延於吾廬矣楊衡後因中表盜衡文章及第詣闕尋其人遂舉亦及第或曰見衡業古調詩其自負者有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頗憤怒既而問曰且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笑曰猶可恕矣符載後佐李陽爲江西副使失意去從劉闢上與楊衡符載等事一節事意年代前後不相接差五十年

高貞公鄴就府解後時試官別出題目曰沙州獨爲鳳野援筆而成曰畝有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載沈載浮實心利涉之地浴質至清之流其年首送

得失以道

李翱與弟正辭書貞元末正辭取京兆解其書曰知汝京兆府取解

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猶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人之所憂也吾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到於天人之際耳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乎心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也如非吾力也雖盡其十祇益動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俗所好之文或有感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沒千餘歲矣吾不及見其人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者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則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義者習也猶賦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爾

悲恨

太和中李相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相公暮深銜之會昌中回爲刑部侍郎嘗爲御史中丞嘗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於閣門嘗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于此回應聲答曰經年如今也不送暮爲之色變益懷憤悲後回謫牧建州暮大拜回有啓狀暮悉不納既而回怒一衙官決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切恨停廢後因亡命至京師接時相訴冤諸相皆不問會停午憩于槐陰顏色憔悴傍人察其有私詰之其人具述本意於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

言訖魏公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卽如所誨望塵而拜導從問對曰建州百姓訴冤公聞之倒持屣尾敲轎子門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於是爲魏相極力鍛成大獄時李相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鞠却迴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貶所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爲試官不送聲有啓謝曰巨麓鳳最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某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慚各第事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土巨麓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座聞之大笑

華夏夫嘗爲京兆解不送夏夫以書讓試官曰聖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歎憤從十歲讀書學爲文章手寫之文過於千卷

王泠然與御史高昌宇書曰僕之怪君甚久矣不憶往日任宋城縣尉乎僕稍善文章每蒙提獎動見過又以齊叱咤承恩顧銘心在骨復聞升進不出臺省當爲風波可望故舊不遠近者伏承皇皇者華出使江外路次千宋依然舊遊門生故人動有十輩蒙問及者衆矣未嘗言泠然明公縱欲高心不垂半面豈不畏天下窺公侯之淺深與著綠袍乘駟馬踰踰正色誰敢直言僕所以數日伺君望塵而拜有不平事欲圖於君莫厭多言而彰公短也先天年中僕雖幼小未聞聲律輒參舉選公既明試量擬點額僕之枉落豈肯緘口是則公之激僕僕豈不知公之辱僕僕終不忘其故亦上一紙書蒙數備讀重相摩獎道有性靈云某年來掌試仰取一名於是遂巡受命匍匐而歸一年在長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在家園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雖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雲天下進士有數自河以北唯僕而已光華藉甚不是不知君須稍垂後恩雪僕前恥若不然僕之方寸別有所施何者故舊相逢今日之謂也僕之困窮

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僕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遠君是御史僕是詞人雖貴賤之間與君隔闕而文章之道亦謂同聲而不可以富貴驕人亦不可以禮義見隔且僕家貧親老常少供養兄弟未有官資嗷嗷環堵菜色相看貧而賣漿值天涼今冬又屬停選試遣僕爲御史君在貧途見天下文章精神氣調得如王子者哉實能憂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貴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爲僕索一婦明年爲留心一官幸有餘力何惜些些此僕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頂上相戴儻也貴人多忘國士難期使僕一朝出其不意與君並肩臺閣側眼相視公始悔而謝僕僕安能有色於君乎僕生長草野語誠觸忤并詩若干首別來三日莫作舊眼相看山東布衣不識忌諱冷然頓首

論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又曰求己不責於人君子振跡發身咸觀善地反之於己何得喪之不常望之於人則愛憎之競作王泠然之負氣推命何疎魏丞相之復仇尤人太過陵轢險詖二子得之有若李文公誨弟之書華良夫于時之啓所謂君子之儒也徐凝馬植豈非得之且武當垂名於不朽尹璞所謂雖文何益後之學者得不以爲炯戒哉

唐據言卷三

散序

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諸道徵兵自是聯翩寇亂中
土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故治平感事罕得博聞然以樂
聞科第之美嘗諮訪於前達間如丞相吳郡公展翰林侍郎濮陽公
融恩門右省李常侍渥顏夕拜薨從翁丞相溥從叔南海記室煥其
次同年盧十三廷讓楊五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許人時蒙
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於心退則編之於簡策始以進士宴遊之
盛案李肇舍人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爲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器
皿皆隔山拋之屬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遠爾來漸加侈靡皆爲上
列所據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遊手之民自相鳩集目
之爲進士團初則至寒冱大咸通已來人數頗衆其有何士參者
爲之酋帥尤善主張筵席凡今年纔過關宴士參已備來年遊宴之
費是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時號長安三絕進院主事鄭
參爲三絕團司所由百餘輩各有所主大凡謝後便往期集院團
先於主司宅側稅一院內供帳宴饌卑於輦轂其日狀元與同年相
見後便請一人爲錄事舊例率以狀
元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
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
一
常詰旦至期集院常宴則小科頭主張大宴則大科頭縱無宴席
科頭亦逐日請給茶錢平時不以數後
每人日五百文第一部樂官科地每日一千
第二部五百見燭皆倍科頭皆重分通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
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爲之移日改曹松詩云追遊
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日春救下後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
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
行其被袋狀元錄事同檢點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
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殫述洎巢寇

之亂不復舊態矣

謝恩

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綬行而立敕名紙通呈入門並敕立於
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刻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狀元已下與主司對
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訖主事云請諸
郎君敘中外狀元已下各各齒敘便謝恩餘人如狀元禮禮訖主事
云請狀元由謝各第第幾人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其或與主
司先人同名第即謝衣鉢如
世科即感謝訖即登階狀元與主司對坐于時公卿來看皆南行敘
坐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禮亦不常即有於都省
或謝公卿來看或不坐而去三日後
又由謝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
達而取亦要言之

期集

謝恩後方詣期集院大凡救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主司之門然
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卽止同年初到集所團司所由輩參狀元後便
參衆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雙東雙西其日
陳罰不少又出抽名紙錢每人十千文其敕名紙見狀元俄於衆中
舊抽三五箇便出此錢鋪底一自狀元已下每人三十千文

點檢文書

狀元錄事具啓事取人數主司於其間點請三五人工於八韻五言
者或文字乖訛便在點竄矣大約避廟諱御名宰相諱然三十所製
分爲兩卷以金銅軸頭青縑首進上

過堂

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廊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
後參見于時主司亦召知闈三兩人會於他處此筵罰錢不少宰相
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主過中書宰相橫行在都堂門裏敘
立堂吏通云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有一吏抗聲

屈主司乃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向然後狀元已下敘立於階上狀元出行致詞云今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在左右下言訖退揖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稱訖堂吏云無客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欄簡舍人公服靴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敘杯酒列於階前鋪席褥請舍人登席諸生皆拜舍人答拜狀元出行致詞又拜答拜如初便出於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飲席

關試

吏部員外其日於南省試判兩節諸生謝恩其日稱門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

識名

大相識主司在次相識主司在小相識主司在聞喜數士櫻桃月燈 打毬 牡丹 看佛牙每人二千以上佛牙鑲寶壽定水前殿銀菩薩之然得一能辨持善蘭蘭此最大莫亦謂之多是僧錄或首座方得捧之矣蘭蘭難建備述於前矣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郭代云十八擢第其年冬制入高等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絕寄舊同年曰金榜題名墨上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間每被紅粧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故貞元中劉太真侍郎試慈恩寺望杏園花發詩會昌三年贊皇公爲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敕諫議大夫陳商守本官權知貢舉後因奏對不稱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申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

實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變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爲宴樂並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爲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敕宜依於是向之題名各悉削去蓋贊皇公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之殆公失意悉復舊態

曲江遊賞雖云自神龍以來然感於開元之末何以知之案寶錄天寶元年敕以太子太師蕭嵩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敕令將士爲嵩營造嵩上表謝仍議令將士創造敕批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閑僻今傍江修築舉國勝遊與卿思之深避喧雜事資改作遂命官司承已拆除終須結構已有處分無假致辭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實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領一小僮避雨於此穎士見其散冗頗肆陵侮遂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父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所驚愕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命引至廳下坐而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復曰子負文學之名倨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于揚州功曹

小歸尚書榜裝起部與郊之李搏先輩舊友攜以詩賀廷裕曰銅梁千里曙雲開仙館新從紫府來天下也張新羽翼世間無復舊塵埃嘉積果中君平卜賀喜須謝卓氏孟應笑戎藩刀筆吏至今泥滓曝魚鱖既而復以二十八字體之曰會隨風水化凡鱗安上兩前一字新聞道蜀江風景好不知何似杏園春裝有六韻答曰何勞問我成都事亦報君知便納降蜀柳籠堤煙盡海棠當戶燕雙雙富春不並窮師子濯錦全勝早曲江高卷絳紗楊氏宅時主父寓楊子半垂巷故有此句